

钱眼识人

干杯,外婆

跨年档的新片《小小的我》是辞旧迎新的好片。片中脑瘫少年刘春和这个人物写得很好,按照流行的话说身上有淡淡的“死感”,有一场戏是明知道自己吞咽能力差,还不断往嘴里塞自制牛轧糖,黏性大的糖对于正常人而言,这么吃法也是危险的,可见他知道母亲有了二胎之后的绝望。有好几个细节都表明他长期陷入不被人接受的自抑情绪里,比如他最激动的时候要睡在行李箱抱着骷髅标本才能平静下来,演员是以婴儿般的蜷曲姿态入画,像极了在母亲子宫里的初生,而长期放在床底下的骷髅则又象征了生命的终点,两个极致的意象混合在刘春和一人之身,则是电影中最让人唏嘘的主题,在摇摇晃晃的人间里争取一线生机的自尊与自强。人物有了向死而生的力量,就像阴暗处最容易被践踏忽略的苔花,绝望翻转过来就是希望,积累着微茫的心力。

还好有外婆陪着,刘春和与地之间的关系在观感上非常让人享受,拉扯得有趣有爱也有气场。婆孙俩的伤疤都是在脖子上,联系到一场拜关公的戏,就知道他们都是

在大刀下过关难过关过的人,我觉得已经超越了普通的亲子关系,是灵魂层面的惺惺相惜。表面上看是外婆在纵容孙儿,用各种办法搭救他的心气;但反过来说,我觉得也是这个外孙让外婆弥补了做母亲的遗憾,在晚年反思、成长为一个更好的“妈妈”,反观角色的母子关系就让人心痛,有一场爆发的吵架戏,儿子抱怨母亲把自己关在笼子里,害怕曝光被人瞧不起等等,笼子这个比喻是成立,二十岁的大小伙子被忽略了正常的青春期成长,戴的是小天才手表,长期穿的T恤都是卡通图案,被各种日程安排规定等等,片中最“大胆”的是,刘春和认为母亲没有正视他作为男人的正常需求——外婆反而能够理解。但是这个妈妈也收集了所有问诊求医的火车票根。刘春和在医院复检时瞥见一个脑瘫患儿的母亲突然离开孩子,躲在角落捂嘴哭,他回家后就给沉睡的妈妈盖上被子,若有所思。在母亲的困境里,是没有对错的,只有深浅之分,当妈妈越久越难以客观理性。对了,导演很会选演员,演外婆的林晓杰和演妈妈的蒋勤勤眉目之间还挺

像的,加上刘春和,三代人的戏哪怕是日常生活场景都很好看,很有味道。林晓杰这位老演员就像金庸小说里的金花婆婆,海外归来,自带神技,出手就非同凡响。

《小小的我》虽然最主要的戏份与亮点都集中在刘春和身上,看到一个残疾少年的自我救赎,就像片中梦境里的蝴蝶,但其实也可以看成是有女性主义探索痕迹的作品。最明显的就是结尾的落点,刘春和很懂外婆,他要大学报到,说的是让外婆出走,想去哪就去哪要。此时,田震的歌《干杯,朋友》响起,这是劫后余生之后的深情碰杯,也是外婆走出内疚、纠结,重塑自我人格的新启程。

外婆喜欢五颜六色的纱巾打扮自己,最隐晦的原因是用它们来遮掩伤疤,但也成为与成都烟火气交相辉映的温暖意象,只要愿意,在废墟上开出的野花可以更绚烂,更自由,哪怕无人问津,一旦被看到,就能惊艳人间一次。干杯,外婆!

钱德勒
媒体人

花言峭语

浪漫还是现实?徐克版《射雕》的关键问题

跨年档是一年最重要的档期,能选择这个档期上映的电影,通常不容小觑,不过,诸多跨年档电影里,最期待的还是徐克导演的《射雕英雄传:侠之大者》。虽然《射雕英雄传》的故事已经了然于胸,从原著到83版到后来各种版本,郭靖黄蓉的故事,乃至衍生出来的各种故事被一再温习,甚至各个版本的演员的生平,也经常被拿出来盘点,但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,对《射雕英雄传》仍然怀有一份期待。

徐克版《射雕》,采用了原著第34章到第40章的故事,从“岛上巨变”“铁枪庙中”“大军西征”直到“华山论剑”,基本就是《射雕英雄传》故事的最高潮部分,从“岛上巨变”开始,“江南七怪”离奇死在桃花岛,险些背上盗窃的污名,从这里开始,《射雕》故事开始向高潮进发,一边是江湖恩怨,几路人马重返现场,破解当年的谜底,另一边是世界的巨变,两条线索,最终在华山论剑中,交织在一起,江湖的恩怨和时代的巨变,在这里变成一声叹息。在小说的最后,郭靖和黄蓉辞别托雷,南下回家,“两人一路上但见骷髅白骨散处长草之间,不禁感慨不已,心想两人盟誓虽谐,可称无憾,但世人苦难方深,不知何日方得太平。”大时代的故事告一段落,新的故事,新的人,还将在《神雕侠侣》《天龙八部》中得到延续。

徐克和金庸同源极深,也和武侠时代同源极深,他曾是83版《射

雕英雄传》的执行导演,也曾经在九十年代,借用金庸故事的设定和人物,拍摄了《笑傲江湖》和《笑傲江湖2:东方不败》,并担任《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》的编剧,虽然他只担任过两部金庸电影的导演,但他还有《青蛇》《黄飞鸿》系列,以各种方式参与过的武侠电影,更是不计其数。他对武侠电影、对金庸电影乃至电视剧的影响显而易见,从徐克开始,我们开始接受一种全新的武侠美学,故事里的人上天入地,衣袂飘飘,彩旗彩带助长声威,加上鲜明的人物形象和美术设计,以及富含时代特色的象征和隐喻。从徐克开始,武侠电影全面进入浪漫主义时代,故事越来越夸张,越来越传奇,用的布料越来越多,美术、服装、音乐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。一种浓艳、鲜明又浪漫的电影美学,开始蔓延。我们在那之后的武侠影视,在古偶和仙侠剧里,都可以看到徐克的存在。

不过,到了2000年后,徐克或许意识到时代悄然发生着变化,现实主义正在取代浪漫主义,所以,他开始推翻自己,用现实主义的方式拍摄武侠片,这就是《七剑》,一部“反徐克”的电影。中国观众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侠客穿着破衣烂衫种地、抢救粮食,不由大为震惊,有影评人说,她对这部电影一早就没有期望,因为“武侠,是成年人的童话,你见过朴素的纪实的童话吗?你觉得那能好看吗?”显然,这是一个尴尬的时刻,浪漫主义退潮了,但现实主义该怎么推进,还没有一套完整的方法论。

武侠的尴尬时刻,其实已经发生过一次了,不过是在现实世界里,

徐浩峰导演反复讲述的,就是这个时代,侠客的消失,以及江湖和武林的消失。在他看来,民国时代的武馆,出现在特殊的时刻,有特殊含义。在《逝去的武林》中,他说,开武馆这种形式,是从民国之后才出现的,武馆既是社团招募新血的地方,也是军队招募士兵的地方。但是,开武馆这种广收门徒、量产弟子的形式,是没法传授武功的,因为武功不只是武功,还包括一整套完整的世界观,必须要用漫长的时间来培育。在那个“武术”成为“国术”的时代,武术逐渐成为了服务国家、保卫家园,凝聚有志青年的工具,传统武林的人际关系,已经不能适应这种形势了,武林终于慢慢消失。

更重要的是,民国社会也和封建皇权时代的社会有着本质上的区别。当现代国家和工业文明初步发展成型,各种国家机构和法律法规建立起来之后,过去江湖上“有仇必报”“杀人偿命”的原始逻辑肯定是不能被接受的。我们只有在电影里,去体会侠客走天涯,江湖熙熙攘攘的情景了。

徐克的《射雕英雄传:侠之大者》会采用什么方式,来讲述这个故事呢?是浪漫主义的?是现实主义的?“身份低微的人,未必不能行侠仗义!”这样一句关键的台词,已经说明,他准备响应这个时代草根逆袭的心声,给郭靖打上一个全新的光环,那么,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这种更为关键的取向,就成为我观看这部电影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
韩松落
作家

早闻狄声

“售后王”的一石多鸟

同样是在冬天,《繁花》推出了周年短片《好久不见》。剧组在宣传时自称“最强售后”,看完才知此言非虚:短短十来分钟,不仅宝总和汪小姐如愿重逢,小说中的小毛也有了着墨,甚至对当年《花样年华》,都有了一些奇妙的记忆唤醒。

最为这支短片欢喜的,当然是“宝汪CP”的拥趸。你看2000年代的宝总,明显有了沧桑的胡茬,但举手投足依然潇洒,出入依然懂人情、受尊敬。再看始终被剧集偏爱的汪小姐,时光几乎没有在她身上留下多少痕迹,反倒是大红围巾搭配微红眼眶,映出一如既往的真心真意、光彩明艳。在明暗交错的电影院里目光相触的一瞬间,有些难以掩盖的情绪尽在不言中。大时代潮起潮落,有些人交错离散,有些人终能再会。

同样被击中的,还有当年真情实感地追过梁朝伟和张曼玉影迷。高还原度的演员背影,几乎如出一辙的首映场景,还有银幕上硕大的名字,仿佛下一秒,他们就要回眸浅笑。光影闪烁,《花样年华》中的电话铃响远远传来,张曼玉的独白,熟悉又清冷。

还有许多细节,是送给走过2000年代的人们的。从灯火辉煌的巴黎春天,到门庭若市的大光明。我的独家记忆,是帮宝总要签名的“吴老师”吴鹤沪——毫不夸张地推测,过去十几年间,没有一个在上海跑过电影新闻的记者、实习生不曾采访过他。每逢大片上映、营销新事甚至是年度盘点,吴老师总

是带着一口沪普有问必答,短片里标志性的笑容,算是深植脑海的职业记忆。

当然,醒目化妆品与酒类广告植入,也再一次证明王家卫的商业能力。许多人爱谈他的慢工活与文艺范曾经如何在1990年代拖垮了电影公司。但许多人都记得,他擅长销售概念,把拍不完的电影片段包装一二,就卖出了下一部作品;他执导的广告大片疯狂受捧,他在《春光乍泄》DVD里附赠的短裤别出心裁,还有经典作品不同版本的纪念重映,无不证明,他在商业拓展上的丰沛想象和强势布局。

或许,搞“售后”就是王家卫得天独厚的能力。无论是拍摄期间积累的海量素材,还是汇聚超明星阵容的能力,又或是擅长将零星细节彼此交织的影像魔法,只要他想,他就能用源源不断的“边角料”在“王家卫宇宙”里书写新的念想。《好久不见》是圆了《繁花》的念想不假,但它更直接的意义,是预热了《花样年华》25周年的重映。而为演员和品牌牵线搭桥,赚一笔高额的广告费,只能算是最没难度的标准配置。

从这个角度说,一石多鸟的《好久不见》,大概只是《繁花》“售后”的起点:小说里还有两位主人公的故事没拍,传说中的电影版未见踪影……“墨镜王”留的坑,还要“售后王”自己一点一点去填。

曹原狄
媒体人

情人看剑

《繁花》之后,必有回响

一年之后,王家卫为《繁花》制作了周年短片。影迷视之为“售后服务”,虽有商业广告性质,但又不止于广告,这是大导演的追求,于人于己,态度同样严苛。短片不足二十分钟长度,宛如一粒砒霜,纵然不能曲尽婉万方,却也暗藏无数机关,片尾一曲《好久不见》,更是点睛:时隔六年,宝总与汪小姐再会一面,一段情多少遗憾,终于画上完美句号。他们身处2000年的跨年之夜,隔了四分之一世纪的今天来看,正值辞旧迎新之时,时空交叠,似水流年,很难不唏嘘感慨。

王家卫电影宇宙在短片里彻底打成一片。如你所知,《繁花》致敬过无数经典,光是时代金曲,就包括了Beyond、《偷心》《一生何求》《再回首》《东京爱情故事》等等,但王家卫并没有明目张胆地致敬过自己,短片则直接把时空设定于当年《花样年华》在大光明影院的首映那天。“宝总也是张曼玉的影迷”,宝总与汪小姐因为这部电影重聚,也在银幕上看见那段永恒的字幕升起,“他一直在怀念着过去的一切。如果他冲破那块积着灰尘的玻璃,他会走向早已消逝的岁月。”既是说片中的周慕云与苏丽珍,也是说看片的宝总与汪小姐。冲破玻璃等同于时空倒转,几乎不可能实现,所以只是一场幻梦,那么宝总与汪小姐的重逢是不是也是一个梦,都很难讲。无非是让那些人物流过的泪水,当面再流一回,再次印证君心我心。放在过去,王家卫不会这样慈悲。

总该有什么东西留下,短片里既有

瞻前,也有顾后;借潘经理之口,交代她也有自己的码头——新至真园。股东里有黄河路上那些老街坊,其中包括景秀,开业还会有范总等人到来。借宝总之口,交代另一些人的下落:玲子把夜东京开到日本,李李出家前曾在跨年夜惊鸿一瞥。如是种种,算是对《繁花》的一种补白。尤其宝总的大段念白,像极了歌曲《改变1995》的腔调——黄舒骏创造了这样一种时光老人的叙事口吻,抚今仰昔,大珠小珠,尽在一声叹息之中,“从前的公泰水果店,变成了巴黎春天,电线杆变成了巴黎铁塔”“上一年刚完成中博,今年上海的二号线已经通车”……

短片里更有一些新面孔亮相,也是对《繁花》的隔空回应。比如小毛,作为宝总的童年死党,永远停留在上个世纪。1971年他去大光明抢到五张电影票,当时看戏的应该就是:阿宝、小毛、沪生、蓓蒂、姝华。小说里的人物,在人海中隐隐浮现,“有人随风而去,有人继续御风而行”。还有陶陶的老婆芳妹,云遮雾障,终于在短片里露脸。说是一部短片,精细盘算到这种地步,其信息含量之密集度,叫人惊叹。

一个好消息是,《花样年华》导演特别版下月即将内地公映。这样来看,《繁花》周年短片又像是一次映前热身。正应了王家卫电影里的台词:念念不忘,必有回响。

长风新
媒体人

上海文艺评论
专项基金

特约刊登